

MONTAIGNE Tr By SUN NAIXIU WORLD MASTER THINKERS



蒙田



〔英〕P·博克 著
孙乃修 译

70640

蒙田

〔英〕P. 博克著

孙乃修译

责任编辑：李旺盛

装帧设计：张 强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蒙 田

〔英〕P·博克著

孙乃修译

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正文印刷：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

736×965 1/32开本 6印张 字数73千

1985年12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4次印刷

印数82,171—112260册

统一书号：3007·465

定价：1.20元

编者献辞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出版了，我们编委会全体成员向读者致意！你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年龄阶层和不同的工作岗位，但在这里，我们都站在崇高的人类文明的精神殿堂的入口处，我们都沐浴着几千年圣贤哲人卓越睿智的思想之光。

这套丛书的价值不是我们预先完全认识到了的，而是它自身存在并向我们呈现出来的。我们编辑了丛书，然而一迄它诞生出世，我们都受到丛书精神的影响：我们悟解到，自己是生活在丛书所介绍的精神巨人的思想所改变了的世界中，我们的时代和我们个人都打上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的烙印。

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我们接受了一种极片

面的看法，以为只要接受了文明的最新成果就足以创立未来的理想社会。其实，人类文明演化的每一阶段，人类精神发展的每一里程，以及每一独立形成的文明系统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都会产生站在那个时代巅峰上的思想巨人。这些巨人深邃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以及他们对于真理永无止境的追求，将与人类文明共存。正象马克思是不朽的一样，黑格尔和苏格拉底也是不朽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学术界几十年来在介绍和研究世界大思想家的精神遗产方面存在某些片面性，许多人物不仅著作迄无译本，甚至连名字也被禁止提起。因此，编辑出版一套系统介绍世界上最重要的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的丛书，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其意义是毋须多说的。为了保证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水平，我们决定全部采用翻译和编译外国享有学术声誉的学术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世界大思想家的研究和介绍性丛书，如无相应丛书，则选择其学术价值在世界上得到公认的权威著作作为译本。我们不但希望丛书能使她的读者概括地了解所介绍的人物的生平和

思想，而且希望这一了解建立在最科学的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此外，在选择译本时，我们也注意取材尽可能通俗，以便使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不至望而却步。

我们都是刚刚开始从事理论工作的青年人，若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界前辈的指导，没有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的鼎力协助，丛书也不会这样顺利和迅速地问世，在此谨致谢意。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辑委员会



Peter Burke

Montaig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81

本书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英文版译出

目 录

蒙田的智慧特色——代译序	1
原序	13
第一章 蒙田及其时代	15
第二章 蒙田的人文主义	25
第三章 蒙田的怀疑主义	39
第四章 蒙田的宗教态度	49
第五章 蒙田的政治态度	65
第六章 作为心理学家的蒙田	77
第七章 作为人种学家的蒙田	91
第八章 作为历史学家的蒙田	105
第九章 蒙田的美学观念	117
第十章 《散文集》的发展历程	127
参考书目	145
人名表	153
译后记	163

蒙田的智慧特色

——代译序

我是人，我认为人类的一切
都与我血肉相关。

——〔罗马〕泰伦修

在蒙田书房里，贴着古罗马喜剧作家泰伦修的这句箴言。这句箴言已经向我们透露出蒙田精神世界的广度以及他对全人类——他不过是把他的祖国法兰西看作整个世界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而已——事物的关注和息息相关之情。他中年时期便退隐到那座圆形塔楼，并非单单去颐养天年，也不是将自己闭锁在绿色的田园里去荷锄吟咏，而是在读书、思考的同时向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敞开了他的思想之窗。过早地从缠身的公务中退出来，对于这样一位冷

静、幽独、富于睿智的思想家似乎是聪明的做法。他并没有与世隔绝。这句话——“人类的一切都与我有血肉相关”——巧妙而又深刻地揭示出蒙田所具有的人类意识和世界意识。

蒙田是欧洲文艺复兴晚期法国的一位很有特色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他的知识传统与古希腊、罗马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这样一种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基础，形成了蒙田思想观念的时代特色和历史渊源。对个性、人性的尊重以及对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关注，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的一个显著特色。这相辅相成的两面——由对神的尊重、收缩、复归到对个人、个性的尊重，同时由对个人、个性的尊重扩大到对整个人类的尊重；由对神的世界的向往，收缩、复归到对自我世界的关注，同时由对自我世界的关注扩大到对整个世界的关注——恰恰构成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作为中心、具有世界意识的重要文化观念。这样，对人的研究、对人性的尊重便很自然地取代了对神的研究、对神性的仰慕，而且这种对人的研究和对人性的尊重同时还带有一种超越种

族、超越民族的鲜明的世界意识、世界观念。这样的精神——文化特点在蒙田身上表现得相当突出。他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他相信，人类研究的重点原本在于对人的研究，人应当清醒地认识自己。他毕生所作的工作就是对人、对人性种种形态的冷静审视和研究，他要撕去一切人为的伪装和矫饰，揭示人的本来面目，还他一个赤裸裸的本我。在他看来，帝王并非龙种，不过是衣着华贵罢了，脱光衣服原来也是条俗汉子，说不定比他的小民百姓还要低贱、卑鄙、可恶呢！他那只犀利的笔锋几乎挑破了人性的各面。他说，人们一谈到性的问题时就羞答答地悄声细语，似乎把性行为看作一种野蛮，他觉得这很滑稽：“如果把使我们降生于世的那种行为称为‘野蛮’，那么我们岂不成了野蛮人？”对于异域的奇风异俗，他也很看不上人们那种大惊小怪、动辄斥为野蛮的武断态度。他认为，这种否定他人的风俗习惯的作法，实际上是人种优越感、民族自大心理的产物，同时也是眼界狭隘的表现。蒙田对于巴西印第安人风俗习惯的理解，对埃及人习俗的理解（他认为一切风俗习惯都有其合理性，都是正常的，

符合人性的)以及对东方的国度和文化(例如中国)的注视,不仅反映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世界之后欧洲人文化视野的开拓,而且显示出蒙田在对人类文化的审视、把握和理解上所具有的世界意识和世界观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世界意识,才使他在看问题时常常跳出法兰西的地域局限和欧洲的地理局限、文化局限,把眼光拓展到奇异的东方和新鲜的美洲新世界。也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的世界意识,使他没有沾染狭隘的欧洲中心论或欧洲人种优越论观念,而且对世人的种种浅陋的偏见(例如宗教的党同伐异、毫不宽容的态度和做法)持一种嘲弄的态度,他将人类在文化上的平等观念贯彻到对异域民族与人种的文化所作的探讨和研究中去,因而蒙田在对人的研究、对人类文化的研究中显示出一种广阔的精神视野和博大的文化意识。

然而,蒙田思想最显著的个性特征乃是他的怀疑主义。关于西方的怀疑主义,自古希腊的皮浪(Pyrrho)就已开其先河。但促使蒙田思想形成的更重要因素是法国动乱的社会现实和宗教的思想统治对他的教育和启悟。他本是

天主教徒，但天主教的虚伪性、腐败性和残酷性已将自身的“神圣”外衣剥得精光；对思想的严厉禁锢，对异教徒的毫不宽容，残酷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572），绵延三十余年之久的宗教战争，使法国人民长期处于苦难折磨之中。蒙田亲身经历了这样的社会时代，这些刀砍不掉的事实使这位天主教徒经历了“怀疑危机”，使他过去那种宗教信仰不能不为之动摇，他的眼光也更其锐利，口吻也更其刁钻，对一切传统观念和世人奉以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敢于用他得天独厚的那种软中有硬、硬中含软的怀疑主义武器来解剖它、嘲弄它、摧毁它。与布鲁诺和哥白尼那种仗义直言、大义凛然的战斗方式有所不同，蒙田则是用富于弹性的怀疑武器和灵活的处世态度作战；他有时极大胆，敢于佛头著粪，对天主教也有微辞，他讽刺天主教的狭隘偏见，揶揄它的教规，抨击这些疯狂、自私的教徒不惜破坏整个社会安定生活、使生灵涂炭、血腥屠杀异教徒的残忍行为：“为了实现自己的观念而不惜破坏和平，带来诸如内战、政治革命这样许多不可避免的恶果，使风气大大败坏”；他有时也极小心，很乖巧，低

眉顺眼地表示恭顺，愿意听从教会方面的裁决，接受教会对自己的思想控制；他有时勇敢地宣称，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那么一间“后屋”来容纳自己的东西，表现我们自己，“社会干涉不着我们的思想”，但他的《散文集》出版时，他却又乖觉地交给教会方面去审查一番，显得那么规矩守法。我们可以看出，蒙田也有两副面孔。在他这里，非传统的观念处处藏锋，但看起来却一脸虔诚。尽管他是那么痛恨虚伪，一生都在无情地撕破别人的伪装。在他这里，对天主教与对自己的良知，文章的字面与隐意，假假真真，他心中有数得很，并不糊涂，所谓“怀疑主义”，所谓“不下判断”，外表而已。这种阳奉阴违、真真假假的两面人作法，与当时天主教的严酷思想统治是互为表里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人头顶，随时都可以落在头上。这使蒙田在文章中不能不虚与委蛇，往往云遮雾罩、反讽调笑，用他那种富有弹性、但亦可伤及骨髓的怀疑主义武器作战。当然，这是一种智术，也是蒙田独特的性情之流露。一切事物都要经过自己的思考、掂量，视野开阔、见解通达，语言机智而又冷隽，嘴角含着

讥讽而又悲悯的笑，在人们司空见惯、不容置疑、或奉若神明的事物上看破一个弥天大谎、看透一场严肃的荒唐、看出可笑的荒谬性，使人们为之震惊，思想激出火花，这是蒙田所独有的智慧特色。

欧洲中世纪思想上的一个特点是神统治人，人的个性、人格和尊严全交给了神、上帝，剩给自己的只是一条会干活的肉体，行尸走肉而已，灵魂与尊严全转让给社会大米仓中的老鼠——教会和牧师。而文艺复兴时期则发现了人，人的个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得到了肯定和尊重。可以说，这是对人的价值和地位的再认识。为人类而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文学家曾唱出一曲人的颂歌，把人说成是世间最优美的造物：“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二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皮科（Pico，1463—1494）的《论人的尊严》则从正面自豪地宣布人的尊严与幸福的合理性，肯定了人的

崇高现实地位。作为文艺复兴晚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也继承了这一文化传统，他也强调对人本身的研究的重要性，但却与莎士比亚、皮科截然不同。蒙田更多的不是颂扬，而是无情地揭露并抨击了人的弱点、缺点乃至弊端。这两个方面——对人的歌颂与批评——恰恰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对人的认识的两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以及所达到的完整意义上的人类自我认识。这两个方面同样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都具有深刻时代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从现象上看，蒙田驳斥了皮科的观点——蒙田的长文《为雷蒙·塞邦辩护》即为驳斥皮科而作，但从对人类自身认识的完整意义上看，则实在是对皮科观点的一种必要补充和完善。诚然，人类是多么优美，是世间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有多少天才的雕刻家和画家为人类优美的风姿留下了极可宝贵的艺术珍品，使世代的人们望风怀想，怎不依依于人的美，怎不痴迷于现实的人生！然而人类自身同时又有着那么多的缺点、错误、可鄙的弊端、乃至有时竟禽兽不如、令人发指（例如宗教裁判所的酷刑，屠